



邛州道士張碧雲行雷法四川有名鬼神望而畏之時魏
山弟文翁知叙州內人得病纏綿不愈差二承局持書與狀
去投碧雲碧雲即書二符與承局祝云堂內焚化以一就竈
中焚化承局歸告文翁如其言焚之數日後但聞滿屋臭穢
忽於閣板下見一巨蟒長五六丈已死其家方知為祟者蟒
也夫人之病遂安

建寧府人家有兩女適人因春首歸家與其妹同遊屋側花
園方入園門有一蜘蛛貞紅色墮其臂拂之不去女以為怪
意蛛不釋歸感疾而死次年春初其妹再遊其地因感舊事
言未竟此物復墮其臂其女急回亦感病語其母曰我姑去
年見此而死今我又復見之恐不可免此是一恠聞黃金莊
行法甚靈可急遣人問討符水母如其言黃公為遣符發符
令以符於竈中燒化須臾陰雲四起雷雨交作鄰人但見門

前之山傍空中見有一真紅婦人爲雷神所擊往來數四須臾霹靂一聲見此婦人自空中跌下坑谷頃更雨霽往視見一婦人橫尸在焉其怪方絕

法誅土偶六十五

周大三婆因往寺中見土偶像美貌自言曰得一丈夫如此足矣自是每夜必至以焉白晝亦至其夫投巫治之莫驗遂投環法師與之一符令此婦佩之一日崇語之曰汝疑我奪其符爲二各人一半法師怒曰自与你討分曉每遇与人行持必附奏一日陰雨大作其婦人已寢聞雷声頓悟具言其崇爲神捉去自是怪絕逾月此婦人因在園中見此崇在隔牆恓惶垂淚与語曰又在園園近方得婦人曰因何得婦答曰郊天赦耳

法治巫鬼六十六

安成歐陽辰翁寓居北里元貞乙未令僕入山伐薪遂犯古壇場及張巫之墓其家即遭厲氣而爲首運斤之僕死焉

年歐陽家有室女名庚在堂與問見一綠衣老人遊行又見二貓爭鬪復被崇捽倒於地首飾俱失昏沉不省遂許神願移時稍醒却云得公公貢士奪回得我迹後飛砂走石推門戶間作雞犬声百怪並出而女子昏沉如故遂請西里法師周聖可刘信師行持救治越半年神吏方契勘到是楓坑死巫檀鬼恨伐其木而爲禍續被前妖身冠絳眼鳴羅調角挾取女子置於樹枝苦楚之二法師差馬趙二師取回女子即吐出科斗土石腥穢逼人方少醒於是即奏上帝乞降雷伐五月十四夜霹靂一声其樹折矣巫壇余黨又結連他鬼現形示怪二法師竊窺山魃作猫形於樓上群起擊之其声甚哀值火滅而逃信師夢神吏云合牒當境并言袁兩州土神同捉後移文即捕到諸鬼計百余名押送鄂都定罪歐陽家方寧而女子之病亦愈妖精之橫如此

法救產母六十七

翁道應建安人嗣雷法事香火甚謹嘗有一婦人懷孕十三

月不產躰羸骨疼忽數日腹痛如刺不能勝卒家愛之其夫請翁法官救治翁遂祝符俾服婦恍惚見一金甲神人大髮青面乘空而來驚呼問產一肉毬有小蛇二隻蛇焚而出首紅而身青背有金線乃以鍋覆火鍊死之再給符俾服婦体即安

法官不戒六十八

張声遠名雷發奉行雷法甚有靈驗衆皆神之寓廬陵道堂一晚山行汗一村媪暮歸堂中焚炷但口中作吃吃之声忽仆地竟死雷愕之靈如此行法之士忽悞可乎

行法不正六十九

周應奇奉法心術不正未嘗行一好事發一善言一日行持祭將且曰法奉天心戒絕邪欲祭未畢有賣糖婦自外來彼則注目窺視心已不正神胡不尤由是接遲偃蹇法固不靈已亦多病遂爲巨旺社神所擊繼而長子道與年三十許不疾而卒至燒化時額皮裂開頭顱白骨上現六黑字曰奉死

帝其其內兩字不分曉死乃古文天字次二子傷人陷于刑憲遂至滅後

超度瘵鬼七十

閤門祇候秦中立受命往秦鳳路提點軍器到京兆府見知府陳儼云次子景仁娶張侍郎女爲妻染瘵疾死景仁因此傳染悲歌哭笑醫治無效中立曰凡人病苦死生修短固有天命若邪神鬼魅豈足以貽明公之憂切恐非勞瘵所纏必令似喪偶鬱結成疾耳今歸驛當爲齋心明晨看視即知秦婦默告所事上真備述前事虔祝求托次日天明秦以聖像安排景仁門首携香火入房中立只若困憊遂具詞奏上真是夕有人扣門却是亡魂張氏至曰念奴係陳景仁妻自恨薄命染沾瘵疾被醫人將作血鬲醫治誤投湯藥枉失性命日夜銜冤未得超脫依附夫身非敢有爲禍也今憑閤使仗此神力解釋宿冤今得托生鼎州羅宗傳家爲女身矣左手大指甲內有金色玉毫兩莖可長三寸只此表證爲驗自後

景仁病亦愈

扇能起風七十一

楊披雲得道之士前世乃火府貞君也居南劍州一日里人娶婦會賓披雲亦預其列欲赴宴而無催者將謂不魯約客潛往觀之灯烛熒煌賓客雜遝披雲謂戲我矣我亦少戲之以白扇挿於簷狂風四起燈燭尺滅再點仍前主疑今晚何事如此試思之鄉人皆以請遍獨遺披雲必其戲我也命請則已高卧矣衆屈之堅不起主者又親屈乃至告以滅燭之怪披雲曰此易事耳且遂去扇風乃止

道術

林靈素七十二

林靈素温州人家世寒微善幻術輔以雷法常往來於宿亳淮泗諸寺群僧薄之至楚与惡少相歐訟至府庭通判石仲脫之置於館問其吐納燒煉出神之術携至京師寓東太一宮宋徽宗夢赴東華乃召遊神霄宮竟而異之勅道錄徐知常

訪神霄事徐不之能而以素薦素進上視之若與舊通乃以神霄事問素因大言天上有神霄王清府長生大帝君主之其第青華帝君皆王帝子神霄王清府有左相仙伯善罰仙吏楮慧等八百余官仍謂上實長生大帝君蔡京乃左仙伯臣乃楮慧於是上喜之賜號金門羽客通真達灵元妙先生班視待制遂建宝籙宮於京城創神霄宮於天下置道官改寺院為宮觀僧尼為德士皆留髮頂冠執簡忽京師傳呂洞賓訪靈素遂捻土燒香氣直至禁中上遣中貴探問香自通真宮來上亟乘小車至宮見壁間有新題詩云捻土為香事有因世間宜假不宜真洞賓却識林灵素灵素何嘗識洞賓上由是愈加敬愛灵素寵幸一時出入道從頗衆至与親王爭入内門從者相殴又嘗衝太子節不避時貴京城大水上累遣灵素禳之不驗又全臺上言素妖惑聖所改除禳教毀謗大臣遂遭扉斥歸温州後以血疾死

神翁預知七十三

續志後

二十五

徐神翁雲述至安福浮山觀每日飯後塊坐殿角管轄曰宴
閑歌可爲觀中催租未幾告道衆曰某處米某日來又某處
則某日來如期佃夫俱荷米至皆曰米自當納何用與警人
目日相前妙耶蓋神翁以紙剪人吹去而人不知也後迂于
北真觀一日觀門前水泛翁邀王道士渡江王固辭翁神手
巾一條于水面以足踏手中而過正力挽之但云鍾樓角有
少文字以付汝矣王亟取之雷法一宗印一顆及告斗書王
由此行法甚靈

預知國祚七十四

宋湖右有道人姓吳名守澄號孤雲每年隨寓遨遊市井只
丐殘酒痛飲人不見其喫飯言事輒中德祐甲戌自正月旦
日以來醉中只言他來也我去也終日不住口或問曰誰來
否曰晚行時與你說又問曰你去何處答曰去武當山逃性
命到三月將去之時用一大幅紙盪穿靴頂笠人持弓箭旗
徽坐馬不計數後貼紙書保重兩字撐起與人看却度江從

水面上行去後人方悟是大元軍馬到來而宋祚亡也

先知死罪七十五

桑道茂祖爲供奉李晟爲神策小將道茂曰足下即貴某之
數性命當在公手能赦之否晟笑曰供奉具侮乎道茂懷中
取一紙大書其官銜姓名云所犯罪德乃是逼迫伏乞恩慈
判命全宥晟笑曰遣某道何語道茂乞云准狀特放晟爲善
之後朱泚反道茂復舊職晟往京城收逆徒數百人置旗下
就戮道茂大呼曰某有狀取視之乃昔年所書也晟驚寤釋
放道茂以爲上客

噓氣煖腸七十六

陳道卿云余嘗過邛州白鶴觀見一道人衣褐而丰神秀頤
居于座末觀主謂道卿言此道人多有戲術今日告行當薄
贈之且求一戲焉別道人欣然呼一道行取盤付之令相去
二丈而立道人曰我噓氣汝張口受之竟腹熱急言不尔當
燒爛汝腸語訖噓氣向之須臾道行竟腸熱如沸湯傾注乃

大呼曰熱甚不可忍因使溺盃中道人奉盃示座人曰誰能飲此幸座微唾之乃大笑幸盃自飲言別而去明日道行惡聞食氣唯飲水數杯月余出觀不知所之

種蘿蔔子七十七

安福城西四十里間地名蒜坑舊有道人過一農家索漿其家飲以白湯謝以暑月無菜道人於囊中出蘿蔔子一勺教其人先布茅燒地趁火撒之後生蘿蔔大而甘其地至今享其利也

道經

度人經悟道七十八

章思廉遂昌人少業儒以經孝名三舍酷嗜度人經誦声不絕然有悟棲迹邑之壽光宮蓬頭垢面出則行步如雲能言禍福一日太守錢公端禮問有仙人來否章曰呂公現在

後數年仙去太守錢思禮贊其神曰蹤蹟浮雲形骸橋木仙不行怪隱相絕俗其中炯然庶物不燭像而敬之以警凡目

寶誥功德七十九

昔有開食肆者死為陰府追去冥官殿下猪羊鵝鴨取命者無限又有數大鑊臭穢羹汁獄卒逼令食之其人驚怖即念玉皇宝誥王即面北下拜諸畜盡皆退去鑊中羹汁已竭王曰汝有此善心非惟能免自罪抑且免債俱獲超度矣更延半紀可還人間勸人持誦功德不可思議今世之人如能信心異日為護身符也

生神章八十

高邦佐簿眉山忽丁父憂於二七夜被攝至冥司見其父責曰汝齋祭不誠僧与庖者皆不嚴潔無益於我但汝每日所焚九天生神章券皆於我功德有余傍及諸囚汝若更請高明道士看誦及多焚化吾將脫离幽高矣邦佐如戒後父托

夢曰得汝生神章力已托生矣。蜀青城山丈人觀道士李若冲赴醮會夜回憇於山前俄頃竹陰中有一女子號泣而前云獨卧經秋墜鬢蟬白楊風起不成眠澄思往日椒房寵淚濕衣襟損玉鈿言訖復泣而退若冲亟還是夜偶上元節三官考核罪福之辰若冲窺殿上有衣冠珠履之士背面北立奏對殿下皆罪人列於廊廡間中有一女子爲獄卒繫於鉄柱扶之痛號徐察之若山前所見者俄而侍立之神以劔指若冲云今夕上元天官泊五岳丈人考核日不耳久立若冲潜避達旦具白其師唐洞師曰汝知之否昔孟昶於丈人觀祈禱麻姑壇有城令獻一女曰張麗華納之觀側忽一夕風雷雨電騰空散落張氏遂死葬于山下此張麗華也昔寵幸於此褻瀆高真致獲斯罪旣以詩告汝當救拔之若冲曰何法可救但誦九天生神章焚金籙白簡可免斯苦偶值魯家建黃籙醮若冲遂置簡書疏誦生神章一卷仗彼醮所適穢罪燒簡之時若冲就中焚之明旦復至山前竹陰間見

一冢乃張麗華其地上有沙字四句曰符吏匆匆叩夜高

旋憑金簡出幽高蒙師薦拔恩非淺更覓生神九過經
福海寺心法師行瑜珈法持獵跡四里人有疾請師治之夜
夢鬼使曰此人爲上帝所譴吾奉天符行藥師毋往也夢竟
則忘之矣次早往疾家方嚶水水則自內流出方悟昨夢已
不及事行持未罷師疾已作亟回心不可救越三日化止見
兩手兩脚舌根如赤銅色續附童云誦呪有功舌根不壞握
訣有功手根不壞步罡有功脚根不壞豈若金剛不壞身欬



授籙感應八十二

邵武軍有一婦人憑建陽縣水東觀道士葉克勤詣龍虎山
參授九真妙戒籙事之甚謹死後半日還寃與家人曰被二
神吏監往到龍虎山見葉道士在彼問我還帶得籙來否我
對曰不曾葉道士復曰神交不須監管你可急歸家取籙再

來此尋我并說與你家男女今後也不須供養飯食此間自有二百四十日香飯可享可急將錄焚化了我將去家人如言焚訖復死

佛敎門

盧六祖八十三

盧六祖名能廣東新州人李佛見曹溪水香遂於其地擇一道場求之地主但云只得一袈裟地足矣地主從之遂以袈裟鋪設方負八十里今南華山六祖道場是也從坐化自唐宣宗時至今六百年肉身俱存香烟薰其面如漆元至元丙子年莫軍以利刃鑽其腹見心肝如生人於是不敢犯衣鉢尺載之過北今已發回有宣宗御賜袈裟織成淡山水呂左丞以織金段蔭之有西天鉢非銅織非木石有西天履非革非木竟不知何物有具華經十六七葉有佛西以小銀合載之元有一孽龍掘深潭為人害六祖曰只怕尔变小不怕尔

变大其龍果亦变小遂以鉢盂載之在寺中乾枯婦附後惜其龍不存

蜀中聖僧八十四

蜀中最大之山惟岷峨岷山者青城山也乃張天師顯化之地中有三宮九觀有大面山高九千余丈四時常有雪下六時水投筆增鬼市鬼城鬼墮與鬼誓日月盤天地盤白龍洞黃家洞木葉符多有聖跡不可名該峨嵋山者高七千余丈上与天齊詩云不知山太高多少只見星生在下頭有黑水寺白水寺山嶺有望佛閣四月一日開寺門六月一日觀佛者上山先觀羅漢見次觀普達見次觀普賢見人人上山所觀不同至七月一日寒甚不可居下山有請佛鳥先叫然後諸佛見聖僧者有一人入山採柴深入無路可出忽見大木爛朽半边有一僧坐于內而指紫纒身三匝後山中申官宮差人扛至嘉定府中再三叫之方醒開眼云我是廬山慧遠禪師之弟謂之惠可我深入山坐于木中不知今為何代

言畢遂不復言亦不食不起至今聖像留白水寺

觀音靈驗八十五

杭州天竺寺乃石普天福間僧道翊夜見山間光明往視乃一片奇木命匠刻成觀音像偶一僧從洛陽持古佛舍利來如之頂間妙相具足水旱災傷祈禱靈驗身披纓絡皆宋朝御賜七寶為之五色璀璨實為希世之寶杭州婦附後謂七宝瓔絡夜有神光為異拘取之以貢朝廷至京則晦而不明乃祝之曰如七宝瓔絡欲回天竺期以其時色再光明至期果神光燭天遂遣回天竺

石山巨佛八十六

唐顯宗弟臯為西川節度使奉詔命於嘉州對岸大石山中鑿一巨佛高百余丈面闊十余丈兩耳二井可以汲水供厨起九層塔以蓋覆之謂之九頂寺夜夜有聖燈自峨眉山來朝遠望皆見又饒使有德於蜀蜀民思之家家供祀後來朝封為南唐郡王四川都土地至今血食焉

漢降生八十七

良齋謝諤字昌國官至尚書後以臨江開國致政天下皆與覓牌額字真銀鈎畫也至大金國出千金以構其字而不可得一日有江湖士人哀告求覓列國大銷金鋪六字公憐而書之於中脫套大金國字朝廷詔問大費分析其恭人擊碎所用墨池云老矣何必苦此筋骨公復以破墨池再寫却与夫人云人在門前等守此字送人便可得五七阡或十數阡糴米供家我何可憚勞其厚德如此蓋公生時其父夢居近僧寺第七位羅漢臨房即誕而寺僧先一夕亦夢第七位羅漢辭去謝宅公將死時繼寺僧人夢羅漢婦因知公乃佛位中人故富貴壽考尋常不同

金剛負擔八十八

饒州妙果寺聚僧眾百余入內有一風和尚終日飲酒啖肉夜則止宿於山門下醉中屢毀長老并教其過失每夜至更

蘭方已長老雖怒又欲逐之却畏其言無忌憚恐揚醜於外
姑且忍之一日風僧於五更初升堂擊鼓大眾驚起畢至乃
知其求去覓擔夫出外雲遊長老大怒叱風僧曰門前有二
金剛汝可將取一箇去風僧高声對云謹領法旨而退至夜
半後醉罵長老却用繩穿一擔以梯掛於金剛肩上有衆僧見
之莫不掩口而笑風僧醉卧如前次日五更初叱起金剛曰
可負擔隨行天明門子入寺報云風和尚與左畔金剛負擔
者皆不見了長老令僧衆叫喚本處居民各執杖棒呼噪過
住風僧回首與金剛取擔自負乘雲而去惟金剛立於田中
里人因起殿屋數楹以蓋之後又有增修者即今為金剛寺
所謂風僧者乃羅漢顯化也

觀音化手八十九

宋咸淳癸酉六月二十七夜江陰軍城中有李其姓者好善
夜夢一白衣道人來告曰覓一隻手李曰他物可與手無與
乎道人曰有城中王長者家有白檀五尺可作吾手李急訪

問到王家以實告王曰果有之今事屬神明請一
一半李得此香通尋神像乃在城東北君山下小石江邊有
一神左手提鍾無右手立于水津一見如夢中人也遂命匠
整頓是名立地觀音因此每年六月二十八日作會俗以為
生日非也

觀音現身九十一

蜀中年例以二月八日佛入涅槃其兩州作無礙大齋三晝
夜善緣士女自遠方來觀者無數作探拈會宋淳祐甲辰二
月九日有遠方一僧水下坐化去衆以竹椅扛赴柴樓火化
數十僧皆誦經觀看有依政縣鉄匠姓李携妻與二子同來
於衆中高聲云一日過一日一日無所益早往西方去般若
波羅密徑跳火中立身大火燎之但見一白衣觀音身燒化
大眾莫不嗟嘆遂與僧同骨灰立塔於燒處祈禱有應

七真僧九十一

七真僧真身在南雄報本禪寺乃唐朝六祖同時趕五祖衣

鉢僧也內有一僧虛空坐化于寺前井中一僧專喫猪頭手
弄頭錢名為猪頭和尚坐化歲旱郡守禱雨迎于郡前頂髮
自生相去六百年其灵感如此

小釋迦九十二

袁州仰山小釋迦南雒州小賁村中人姓黎李釋教出外得
道一日回鄉其母以肉啗之黎曰不喫則違母命於兄食之
遂以刃割其肚腸在小溪水邊洗濯有村姬稱其小名罵之
黎口占四句曰得道莫歸鄉歸鄉道不行江邊老婆子喚我
小時名於是徑往袁州建道場至今灵驗每歲南雒鄉人上
山朝仰則先一夜錫杖自鳴寺僧知小釋迦鄉人至矣

身外有身九十三

慈雲長老姓王始名道待試南宮病起強游西池一僧延入
茅屋似無煙爨唯一巨甕破笠覆之私念必積穀其中試牽
其笠甕中明朗樓臺高下人物往來有人呼道名姓隨聲已
在其中有宰相李輔國召道為門賓以女妻之是生秘藏中

魁選錄為御史時地子事征北狄道上奏云攻夷狄如以明
珠彈雀雖得雀亦亡珠矣得彼地猶石田不可耕也古人謂
禦戎無上策未為正論臣以忠信結之為上策擇將守邊為
次策以兵伏之為中策以女妻之為下策玉帛結之為無策
帝喜其奏詔授中丞俄而拜相馮諧之理天子廢王后而立
馬妃道極諫帝怒貶瓊州司馬全臺諫臣論其忠復拜相大
與兵征遼道上奏甚鯁帝震怒斬道東市刃及頸乃竟身坐
甕傍再拜僧曰富貴通塞命也此天所有性命心氣內也
此身之所有吾將順乎天而養乎內僧曰是矣送道出門僧
與寺俱不是道乃削髮披緇居大慈寺禪功精進將去世作
詩曰來自無中來去自無中去總是恁地去莫要錯却路遂
兀坐而化

伽藍護法九十四

宋徽宗崇道教林灵素上言改佛刹為道觀僧曰德士行德
童崇明寺德士彦深無聊出寓本村橋寮寺有五通護法極

靈道士寢食不安乃杖劍勅水遶寺行法曰汝有神通若能倒行予於汝服神忽於佛殿簷板之上現身倒行數步皆黃泥脚迹長可尺半五指儼然道士告林靈素仍命彥深居住時二百餘年脚迹未泯鄉人今以北宮稱之

鸚哥顯靈九十五

江陵府某好善常持誦觀音經至元壬午冬與衆相約欲過往他郡未行間忽見門外有一鸚鵡作声喚曰莫要去莫要去似有再三丁寧之意其人省悟莫是觀音臺上個顯靈報我遂不敢行他人不信而往者中途遇盜盡被劫殺獨此人獲免



僧圓澤九十六

洛陽李源隱居山谷嘗與惠林寺僧圓澤善相約遊義看山圓澤欲取路斜谷李源強由泝峽舟次南浦見婦人錦襦負鬻而泣者圓澤望而泣曰吾不欲由此者為是也李源驚問

之圓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為其子懷孕以待三歲笑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者願公臨我一笑為期後十二年杭州天竺寺外約與公相見至暮圓澤無疾迹而此婦果育子踰三日李源往視兒見果笑源後十二年赴其約聞葛洪川畔有牧童扣牛角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長存及相見曰李公真信士也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徧却回煙棹上瞿塘遂去不知所之觀此一事則知佛性一點靈犀亘古不壞萬劫千生生身雖異而此性長存也

婁道者九十七

宋真宗朝承天寺婁道者有智慧能逆知吉凶宋真宗嘗召入禁中時欲立章獻意未决命嬪御出見師闕云凡二百余人皆不語至章獻挽之曰陛下可善遇此人能為陛下主家計上奇之意遂定及章獻垂簾又召至錫賚不賞復歸有新

知軍入境雅不喜道者遂告其徒曰緣盡當戒知軍疑其詐
死命焚之凡三日衣被不動其徒禱曰師不違衆惡不若聽
其火化忽雷雨驟作水滿庭薪火皆滅口出白煙自焚立盡
而獨留目精与舌根不壞舍利無數邦人葬其骨淮岸舍利
等物藏塔下至今淮水漲溢至塔即止後賜塔額許歲度餉

僧法華九十八

宋仁宗朝有僧法華者莫知其所從來相傳言誦法華經故
以為名至和三年仁宗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諫官范鎮
首發大議乞擇宗室之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
藩服典宿衛尹京邑以係天下之望并州通判司馬光亦以
為言凡三上疏一留內二付中書上夜焚香默禱曰翌日化
成殿具齋虔請法華大士俯臨毋卻清旦上道衣疑立以待
俄馳奏言法華自右掖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呵止不可上
笑曰朕請而來也有頃至輒升御榻跣跌而坐受供訖將去
上曰朕以儲嗣未立大臣咸以為言曩尋晚暮嗣息無有

華期一決之師素筆引紙連書曰十三十三此數十行撰筆
無他語皆莫測其意後英宗登極乃獲安懿王第十三子方
驗前言也

佛謹

諸天明謹九十九

練丙乙為屠家子至元辛巳六月廿四日賽諸天善願甫畢
與妻爭鬪聞市屠子牛亟往分肉手持齋饅頭公路口嚼至
牛場正值煮血方熟即取數塊啖之仍分肉到家即病但声
声叫佛乞命別無他語二十五日近午即死

僧竊聖像一百

淨心院僧惟懋處州人住永福院專事余持常住法器物行
貨賣有佛前長幡取之以為衲襖裹胎一日又竊諸天聖像
及羅漢像背至梓亭街忽天色陡暗雷電追逐匍匐走至淨
心院雷電燎其兩足為之焦灼虫免歐擊不逾旬日為人殺
死院門前豈非佛之報應者哉

佛誕軍卒一百一

建寧府浦城縣有灣空佛極靈凡有祈禱其應如響有真身在縣側南豐寺丁丑年間軍馬人往別刮其身遂至損壞於是用手予剔之人皆病瘡癩皮肉道裂而死

毀壞佛像一百二

雙溪村崇明院有地藏并十王共十四小身以銅錢為骨泥加其上閱年既久淡剥錢露浮祐年間淡竹周一監燕知利其有錢擊碎佛頂身尺取其錢每身得錢百余其時錢貴物賤得之其喜不自勝朝歡暮樂多立見尽忽身病癩連年痛楚腐爛見骨不可忍身躰消瘦遂詣橋遂成殘患續剪髮為頭作皆衣食不給沿門教化是數十年方死

擊損佛像一百三

中音普慈藏院羅漢額上有傷如小刀痕僧本生住院日見之問焉或曰昨有一少年到此曾用一小鏡擊之復以其兒言且晒又擊之因此致損後此少年額生一疽久而不愈遂

觸而死

觸穢齋料一百四

宏溪有農人范德一日主家令其出邑買齋料供獻諸天到邑收買齋料寄宿練家飲酒大醉次日歸至家一身如繫疾痛莫忍不可屈伸乃急喚其母來前具以實告曰昨主人令我出借買齋料供養諸天是夜不合飲酒宿于他人家齋料亦隨之必以是觸穢得罪致至命僧啓許諸天与我贖過僧方出門而范死矣

伽藍譴罪一百五

淮西李竟本年方總角稍聰後音声嘹亮面貌瑩潔自幼持蓮齋善於科教居道衆中人不知其為男子皆以道娘稱之嘗赴齋會堂主器愛之牽為穢首留宿踰月遂至不伴醜声播揚一日堂主與竟本同於卧房內發狂具言違戒律之事今為伽藍譴責合堂道衆急為我禳謝道衆燃炬燒香方獲謝間二人已俱死矣

設齋不誠一百六

湖南帥別之傑未第前宿分寧縣旌陽觀縣近有賈人通抱病其子天錫禹錫命僧冥陽祈福是夜至三更之際聞眾鬼還觀中土地同往赴齋土地辟云今夜有大責人宿此職當呵護不可行良久眾鬼歸土地問云赴齋如何鬼云庖丁刀傷其手齋不無腥汗監齋已擲刀於屋瓦矣土地又問云病可醫不曰但以竈心土服之即安之傑聞土地貴人之言心切自負明早過其家告之所聞腥穢之言實於瓦上索刀驗之果如其言遂再許修設冥陽齋供為願之傑言婦人有疾吾能察脉當為診視用藥診畢一傑鬼言一取竈心土伴以別藥夾和前湯服疾頓愈家以為神贈以五千楮後之傑登第帥湖南道經分寧再到觀中留題一絕云聞說旌陽日築壇故浮修水一來觀至今鑄劍池猶在冷浸一天星斗寒觀刻之石池在觀左縱二尺深廣各三尺

僧思魚食一百七

咸淳年間邵武有一寺僧專為人加持水陸佛事僧自與一旅店婦通一日為人建齋去店前遇見店有鮮魚賣僧遂買之命店婦烹煮加持之存想留俟僧食次早設齋罷僧將饅頭二隻與寺隣隣曰夜來夢至設齋所見三寶前及兩班蓮上并孤菟寺處即無齋食俱是溪魚不知如何僧莫之知次日過店家婦以所留鮮魚出與僧食遂方悟寺隣之欺乃設齋存念之差遂不敢食回至寺門跌地而死背有鉄錫一痕

鬼取水陸一百八

紹定辛卯科廬陵有一士人陳勲請率赴郡謝解歸途出十里外晴天暖日見一丈夫青巾紫袍一女人帶花而冠後隨行陳獨見而他人皆不見終日直至宿處方去陳問其僕此是何人僕云此是解元暴得解喜而眼花見鬼耳次日復知前陳遂於荒郊等候二人問尔何兩日隨我二人云尔當初曾許水陸一筵此關係一男一女生天我二人合得此超拔

尔向者貧委室擔閣我久矣今幸有義約錢可以了此因緣
後如其言而耐其願有彭僧作小行時定光庵主附之作
語及無遮文

薦拔亡卒一百九

前宋芮吳勇畧之將也在孟保相無庵麾下自金人南侵在
京湖淮漢間凡經數十戰未嘗喪師乞界祠朝廷從之閑居
禮佛以樂余生如此十年一夕昏黃時門首有一二千人皆
舊日受撥發者左右之人皆不見而芮獨見之遂出門而問
曰汝何故來此衆人曰平生在大尉軍中荷有威望得全此
生不料兩三年皆為帶血之鬼徑來告訐芮曰教我如何衆
曰伊求薦拔芮曰汝衆且去待吾理會芮後建水陸大齋及
九幽章醮超拔之旬日後夜靜獨坐小室中又見在前一二
千人皆循牆而下遂呼喚家人倍侍於前指示之未久芮但
呼曰佛來也合掌而化

習召孤魂一百十

守友善道堂香火新削髮僧祖澤於佛事未甚諳熟一夜孤
燈傳影習為梵音召孤魂文未幾鬼物羣集或在屋瓦之上
或在窓壁之外相呼而來啾啾有声既無香火又無齋供良
以為害僧驚嚇仆地移時方起後再投本師設齋懺謝○又
太常寺丞賢良司啓明一日製撰三十六類孤魂文皆指迷
超脫之語每夜展誦鬼神來前不去寺丞叱之鬼曰我等荷
得指迷超脫故迺相告來听法侍郎不必疑心續修設大齋
誦此戒文咸皆超脫不復再來今浙僧皆用此文

思猪蹄羹百十一

龜山庵僧室誦每有人請做功德去時必買猪蹄用大甌煑
羹宿火以待次日功德散後歸食只以三日為期歸則此肉
腐爛可以醉飽矣忽一日功德散又有人請加持水陸此羹
不及食而遂行是夜鄰人夢諸鬼曰今夜齋官至誠加持僧
心存猪蹄羹使我輩不可食忍飢而去非主之罪必符有以
報此僧越數日僧劇被鬼擲榆手足俱若有所縛得行童扛

掃便成風痺之疾累年方死

茹葷赴請百十二

集福院有僧平生好酒自奉靡所不至每判餅食既受疏後
茹葷如故赴緣則煮豬蹄以器盛之為途中飯食之需後病
腫膨脹痛苦數年而死

僧無戒行百十三

相城縣有一僧俗姓吳住南峯禪寺常為人主行聖會看經
方畢午則恣飲酒食肉畧無戒行後在勝果寺為軍馬殺死
○又一僧為人判水陸偶忘携房鑰匙行判至中夜忽思及
心在鑰匙鄰人夜夢鬼曰醉和尚今晚施一把鉄我輩空來
次早飲酒中有小鉄一片哽死

鬼濂齋榜百十四

安成荆山刘能翁號淡居館後林周氏主人遠水陸能翁作
無邊榜頗極詆毀是夜能翁如廁遽灯滅有從廁中呼淡居
淡居能翁走入齋據按坐声又在按下亟登榻睡声又在榻

下矣且云与君人鬼異途何用相毀如此能翁恐甚遂得心
疾不久而死

佛經

持經免難百十五

王通京兆人也積善常持三十九分功德既經廣勸人念佛
及寫經散施政和三年通作商登途日見一人青紅服色常
在前行至長沙江凡十六人同渡見一老人凉巾道服呼王
通長史通近前揖老人曰今日風惡舡小莫渡候某家舡來
則同去通信其言先渡者須更風起舡覆始無存者通乃拜
謝通不蒙見救必死于此老人曰天命也不偶然須更舡到
邊通上舡至數山坳出舡見一大第高樓書閣狀若仙宮老
人揖通入左右出迎少頃置酒通乃辭謝老人曰吾非凡流
乃水府仙官奉天曹勅命權管此江水八百里君合死于此
命屬水府然君勸千人誦經声動神祇千人数內有三七人
短命惡死因功德力更延壽命通曰不知通云何得現世因

果老人曰天曹紀人功過一福無差世間有枉死大忠大難
命在須臾者有能以湯藥衣具飲食救療得免橫死大曹紀
功延壽君之善功已大上帝特延三紀之壽行下大山開報
土地沿路擁護老夫因此相接酒罷送下山幸步則不見老
人所在始知前日在前行者土地神也自是還鄉愈行好事
至臨終之年果壽三紀

江神送姬百十六

杭州一老嫗年六十余嘗誦金剛經誦畢佩帶於身咸淳已
巳中秋到江頭觀潮值潮頭最高澎湃衝激吸沒百余人嫗
亦預焉已而潮回乃獨送此嫗于江之濱儼然存活人問之
則曰見朝神閱簿言我曾誦金剛經有功送回陽世視之衣
襟皆濕惟所佩之經獨乾

金剛現身百十七

南康路燕宗周有男卧病半載疾篤有兄燕宗德誦金剛經
于傍正昏暗中病者忽耳聞心醒遂發心許施此經手卷言

未既俄見金剛現形半躡于前由是此病頓愈

金剛經免死百十八

德祐丙子建陽之崇政地名南窰華家山有一老叟姓華名
友生來好誦金剛經極有靈驗手援衣領自有金光燦人眼
目丙子大元軍馬之來華友以逃難之事密禱于佛前是夜
金剛賜夢云你前世因殺了一人不曾償命其人見托生和
州歷陽縣土名鷓籠山姓王名二今在大勢軍中你當死於
此人之手我雖欲救尔其如數何今以相報不必趨避華友
次日端坐佛前看經不輟近午有二人率入將華友執了華
友告云告取王二相公我當死在你手一死不爭容我誦了
一卷經便得就死軍問你何以知我為王二華友以夢實告
所言猶貫燕一差舛王二曰既是你前生欠我命債你須喫
我一刀遂以刀去其中唱道殺了也我今与你解冤釋結令
華友教之誦經留衣服与之為別纔越一月華友以病而死
信乎教之不可逃也但得免死於兵得非金剛救護之力乎

入冥得經百十九

上都僧靈 遷化至冥間王問曰在生習何經業答曰常持金剛經王曰善哉此經猶小一段王遂賜本即放歸人間十載僧既活具奏奉敕刊此經於濠州鍾離寺石碑現在從爾時急命須善提至是名衆生

誦經卻狐百二十

李回婺陵人元和年應奉不第東歸夜夢一僧人與回曰若來春要及第何不念金剛經回心大喜沿途便念去家千里因宿橋下忽被一女引至一村宅又見二女在傍回疑是妖怪遂念金剛經口吐異光伴女化狐而去

經糊鞋底百廿一

周五教授淳祐乙巳館於蓋竹李山余家六月間有齋隣人晚食後納涼于橋忽陰雲震電大雨晦冥足失其鞋亦不之覓須臾霹靂一聲即忙走歸次早至橋見鞋扯出金剛經撒于橋之上得之者遍以示人布悉除去惟存其布痕字歷歷

然不知罪業以經護體遂有此警

蛟畏佛經百廿二

吉顛二江之界地名曰造口有居民二三十家皆樓居以防水患咸淳丁卯五月間顛江之水湧至平地水深一丈方平退間又驟長四五尺浸過屋簷諸人亟視之乃水面浮一烏牛背負一大紅蛇在波濤中凝然不動衆以為蛟所變攔水不去各許神願亦不去有一老人者遂用白絹一方兜裹金剛經一部用力擲在水中離牛五六寸牛回顧之即徐徐而下水即隨之而退衆人皆免於沉溺經力之足以服惡孽者如此

寶積有光百廿三

西鄉王游灵先院前舊有王必大聚夜于家与寺為鄰有行者闔亦來從游每日以經呪代課因遺經兩紙在壁角糞壤中忽一夜其處燁然有光俯而拾之乃宝積經也自後不許携經入齋

楞伽經光百廿四

張文定公方平慶歷中嘗為滁州游琅琊山藏院俛仰久之呼左右取梯升梁得經亟發之即楞伽經余半卷未寫忽悟前身蓋知藏僧也寫楞伽經未畢而化因續書殘軸筆跡宛然如昔因號二生經近時有閩人楊彥國深究宗乘遂箋注此經仍前為七十一分每分以偈贊之讀之其義曉然可見彥國臨終祝付其家以此經徇葬父之其塚間神光發輝村夫疑其所藏珍寶謀納其家其家知之即發出經神光遂滅因傳此經于世

警悟

海珠明了百廿五

西來和尚名道鎮浦城人有妻子一日往溪邊捕魚拾得金剛經誦一遍心即開悟棄妻屏子織屨散施剪髮為頭陀每日誦經經過雪峯充火頭數年開心見性自此精進繼即為僧又往徑山問道歸住浦城天心寺為白蓮導師弟子甚眾

敬發善心創南浦橋所題金谷木植悉有餘溢橋事未備忽深流遍畔柳里於至元二十九年壬辰十一月十三日申時坐化衆官迎之眼復開有謂之曰何不待彌陀誕日去師曰時不可留而作偈曰一生參禪說尽夢話三界虛空又說甚麼夷帶手虛空法性身借問有誰遮得我又云我是無尽意菩薩踰三年我身皆舍利子命弟子葬於天心寺後又作偈育到天心處平地一声雷如來正法眼大地一時開偈成端坐而逝越三日弟子千余人送葬寺後山昔號西來今號海珠聞經立化百廿六

建寧府劉屠性狠屠宰為業一日侵晨持刀正於案上賣肉有頭陀道者公路敲磬誦金剛經教化至劉屠門边正念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句而劉屠若有此悟頓下屠刀合掌立化

警悟坐化百廿七

福州福清縣林狀元希逸奉先庵僧勤有座言前守庵僧事云常好坐禪主家加敬不時施以衣服齋食徒弟亦均受其

施林苦於無子囑之祈嗣累年未應往三念無成一夕坐禪卧
港忽夢主家請去為僕引入馬廐中隨即驚覓衣服上微作
馬糞臭心頓警悟且海厚獲信施難以消遣再起靜坐未
報答之方次早主家相召及登其門馬院前果生駒此心愈
為警省歸庵即沐浴跌坐而化倘然平生精進必至隨落矣

悟稱佛號百廿八

建州浦城縣臨江鎮有一人夜見四人過一橋一人著素衣
上掛一白手巾見橋柱上有阿彌陀佛号念一声遂相將踰
壻過章家其人將恐是盜又恐是章平日所用之人忽至鷄
鳴不見人出次早直往章宅問其所以章謂不見其人尋者
言愈厲章遂帶其往屋內遍尋只有大生四子恰如所見服
色內有青色白頭者已死蓋謂得悟般若若至今一也

悟誦般若百廿九

張陳二有女佛兒年十五忽暴卒半日復甦曰初被二鬼捉
去過又嶺復見二鬼以一黑被裹將二人納之陳家次將一

花被裹奴且曰汝負他家一千五百錢今當還之時月色如
晝奴遂合掌默誦多心經未終忽一綠衣人前曰此人亦悟
般若姑恕之失足遽墮池中驚悸乃悟其父明日因往義嶺
詢訪果有陳家夜生三狗二黑一斑者偶墮池死急取錢
以還其家陳不肯受於是相与將錢施於佛寺做好事以贖
過咎然則假借可不還乎法可不信乎

文華門



詩勉邑宰百三十

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
斯民本是同胞一軀親既以脂膏供尔祿須知痛痒切吾身
此邦素号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
散作十分春可謂愛民之念深矣邑宰皆為感動

驅蝗虫詩百卅一

米元章為雍丘令虫蝗大起百姓憂之鄰縣尉司焚瘞後仍

舊滋憂責保正併力捕除或言尽緣雍丘驅逐過此尉移文
載保正之語而碟雍丘請各行打撲收埋本處地分勿以鄰
國為壑時元章方与客飯視碟大笑取筆大書其後云蝗虫
元是飛空物天遣來為百姓灾本縣若還驅得去貴司却請
打回來傳者絕倒

上元遇雨百州二

江丞相古心淳祐辛丑知吉州遇上元喜放灯与民同祭適
大雨作有士人投詩云隱隱雷声天鼓吹焚灯灯火夜星辰
風流太守明如鏡何用姮娥作主人古心喜而厚贈之

試監蹂死百州三

宋淳祐癸丑臨安試監補者天下无慮数万蹂踐而死者十
有七人省試亦喪一人當時有詩云南省觀圖喪一名補闕
又試萬人英兩重門闕如天險十有七人倒地橫誰設秦坑
來貢院枉教唐士夢登瀛雲山萬里家何在月白風清鬼哭
声嗚呼悲哉

西山生祠百州四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為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
其辭云幸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
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愿祝修齡不
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詩退風濤百州五

江古心知吉州兼提率就任改除江西漕使舟經臨江慧力
寺前風濤大作舟人大恐請燒香許愿古心以胡床坐於舡
頭索紙筆書一詩云萬里為官徹底清舟中行止甚分明如
今若有虧心事一任碧波深处沉詩繞投江旋即風恬浪靜
徑至洪都

詩刺時相百州六

開慶已未丁大全因貂聯董宋臣得相不愜人望江西路分
繆萬年作釘詩刺之云頑鑽非銅鋼樣堅寒坑纜離丞趨炎
十來鎚打隨成器一得人拈即逞尖不怕斧敲惟要入余囊

鑽引任教嫌休言深去難袖披自有羊蹄与鉄鉗丁見之大
怒繆竟以此裸罪配化州後丁果召庚申之變君子曰詩得
此賦之体便之在朝必一敢言之士也惜其晚節全非

十七字詩百卅七

舊制每車駕孟亨詣景靈宮大李武李宗李諸生例在礼部
貢院前設幕次迎駕起居都人譏其在李歲廢廟粟又迎駕
之時皆欄衫幘頭作詩曰駕幸景靈宮諸生尽鞠躬頭烏身
上白米蟲

詠石僧詩百卅八

宋高宗一日坐寢殿湯丞相思退侍立上曰卿家處州有何
異迹思退曰臣鄉有石僧題詠其詩曰雲作袈裟石作身岩
前獨立幾經春有人若問西來意默默無言總是真大称旨
本無此詩徹夜遣人歸刻石聖僧之傍

詞

大李嘆世百卅九

宋德祐乙亥大李諸生作念奴嬌云半堤花雨對芳辰消遣
無奈情緒春色尚堪描畫在萬紫千紅塵土衆官女行鶻促
歸期謝鶯收接舌皇官志燕作留人語大李上書選欄
紅藥韶華留此孤主只陳且中。真箇恨殺東風賈相幾
番過了不似今番苦樂事賞心磨滅盡忽見飛書傳羽賈
湖水湖煙峯南峯北總是堪傷處新塘楊柳賈安名小腰猶
自歌舞又祝英臺近云倚危欄斜日暮鷺上甚情緒柳柳
言嬌黃太后全未禁風雨春江萬里雲濤扁舟飛渡北軍至
那更寒鴻無數沉民。嘆離阻有恨落天涯誰念孤旅滿目
風塵冉冉如飛霧是何人惹愁來賈那人何處賈怎知
道愁來又去

挽狀元詞百四十

徐梅堃元杰官至侍從安享富貴一日為嫉者所藥七竅流
血腹裂而痿國奉諸生作沁園春而哭之以此見爵高而身
危可不慎哉詞曰三李上書寬乎天哉哲人已痿自綱常一

疏為時太息典刑諸老盡力扶持方與南宋繼傷右揆死到
先生事可哀傷心處笑寒梅冷落血淚淋漓人心公論難
欺願君父明明悟此機昔九齡疏諫祿山必叛更生累奏王
氏為危變起范陽禍成新室說着當年人噬臍君知否但皇
天祚宋此事無之

送夫入李百四

宋嘉熙戊戌與化陳彥章混補試中次年正月往參大李時
方新娶其妻作沁園春以壯其行詞曰記得爺說與奴
陳郎俊哉笑世人無眼老夫得法官人易聘國士難媒印信
乘龍黃緣叶鳳選似揚鞭選得來果然是西雍人物京樣官
垓送郎上馬三盃莫把離愁惱別懷那孤燈隻硯郎君珍重
離愁別恨奴自推排白髮夫妻青衫事業兩句微吟當折梅
彥章去早歸則个免待相催一時傳播以為佳話

中興賦聯百四二

宋紹興間黃公度榜第三人陳修係福州人解試四海想中
與之羨賦第五韻隔對云葱嶺金謁不日復廣輪之大太山
王牒何時清封禪之塵時諸郡試卷多經街賢高宗親書此
聯於幅紙粘之殿壁及唱名王音云御便是陳修吟誦此聯
凄然出涕問卿有子讀書乎對曰臣尚未娶乃詔出內人施
氏嫁之年三十賞奩甚厚時人戲為之語曰新人若問郎年
幾五十年前二十三其年第五人方翦與化人解試中與日
月可異賦一聯云佇觀僚屬復光司隸之儀忍死須臾咸泣
山東之淚亦經御覽親筆錄記唱名日特命加一資上恢復
之志隨寓發見感憤如此而卒於不遂秦檜之罪可勝誅乎

賦破題百四三

江古心漕江右有三山林德頌謁之問其所業則曰詞賦江
命賦題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林破曰四後五六一先
二三七八九而至十奇耦伍而揲參江大喜即厚周之

勸農文百四四

吉州累任太守勸農文多有佳句丞相江古心自吉將漕江
西却作十詩前五首勸農後五首勸官叙曰農不知勸農其
累官官不知勸官其害農。又吉有趙添倅作農家自勸文
反騷意佳識者喜聞因刊于此曰官勸農亡自勸官中榜文
幾番見年亡勸我好耕田入務催科急如箭公當自勸兒兒
當自勸孫孫有口莫讀勸農文有脚莫入公家門公家門前吏
如虎我農性命如塵土勤耕田早納租晚來吹笛声鳴亡阿
婆抱孫公趕鴨人說勸農都莫答

史守祝文百四五

四明史弥忠為吉州守遇閔雨祝神云當三春荒千畝之耕
誠非細事以一身易萬民之命亦所甘心其功於愛民如此
七八十年後父老猶能誦之後二子嵩之若之皆拜宰執此
善報也

古句奇對百四六

古今奇對甚多姑摘一二以備觀覽乳燕飛華屋詞流鶯
過短墻詞雲山千萬疊詞江村八九家詞柳搖臺榭
東風軟詞花壓闌干春晝長詞此吉州曾鳳山花園挑
符也先生之心出星斗之上嚴子陵祠堂詞醉翁之意在山
水之間醉翁亭記此与嚴州歐陽守也夜醉長沙曉行湘水
難為語燕之留詞朝飛南浦暮挹西山且對鳴銜之舞
詞此乃是賀周丞相益公自潭移節過峰具也好者皆
是着題

東坡判語百四七

蘇東坡通判錢塘日嘗權領郡事新太守將至營妓陳狀以
年老乞出籍從良公即判曰五日京兆判狀不難九尾野狐
從良任便又有周生色藝為一郡之最聞之亦陳狀欲効例
脫籍公惜其去判云慕周南之化此意誠可嘉空冀北之群
所請宜不允其敏捷善謹如此

西閭旗句百四八

西閭旗句百四八

葉丞相夢昂宋淳祐戊申知萊州仁慈廉謹任滿得替士民攀轅卧轍以留之旗幟甚盛於內綵旗有一聯云閔節一毫無地入公廉兩字只天知隨從吏人插於船舟過袁河口大江中忽大風掣去衆見在空中飛舞却不知墜何所此豈非公卿只天知之驗歟

前賢榜語百四九

辛稼軒帥潭日直穀價大穹頗聞富家閉廩而盜賊起辛出榜云閉糶者籍強糶者斬朱晦庵以為此八字不可添不可減真西山亦帥潭判市戶乞剋解狀云襍災隨俗生事咄條亦然後李肯齋知吉州到任榜云天下道理最大回家條法甚明以至李樓峯作憲湖南條榜云殺傷聞歐立見施行勿縊毒溺斷不受理見者莫不歎服

四留銘百五十

王參政伯大号留耕嘗作四留銘於座右云留有余不盡之巧以還造化留有余不盡之祿以還朝廷留有余不盡之財以還百姓留有余不盡之福以還子孫貼于壁間忽一日雲霧四起霞光照耀失其書所在

六悔銘百五十一

寇萊公準嘗作六悔銘曰官行私曲失時悔富不儉用貧時悔藝不少幸過時悔見事不孝用時悔醉發狂言醒時悔安不將息病時悔此真寡悔之大法宜以為終身之用矣

座右銘百五二

福建臞軒王邁座右銘曰与其收之於已然不若謹之於未然与其已愆而後悟不若無可省之愆能依此則終身無過又宋初有名人作座右銘云避色如避讎避風如避箭莫吃空心茶少餐中夜飯語雖俚俗亦稍有理并附此或可為戒之一助

神明門

死後為神

文山為神百五三

郭元益廬陵人嘗從文山天祥游亦曾驅馳兵間元真丙申
居家抱病而死但心曾間微暖未殮經宿還魂云有黃巾人
追至一所若公府見一金紫如王者狀坐於殿上某私問吏
卒云殿上官何人荅曰即文丞相也某私喜曰与丞相有舊
必蒙周庇因上殿方一揖問文公曰朋友間吾豈不能回護
汝但數至此奈何汝可回去區畫家事即來郭如其言与家
人叙別分付了當方死

華岳爲閻王可五四

廬陵有歐陽生者平生喜作謔詞見糶米之家未麓且濕作
詩云世間若有雷公賣買箇雷公打殺他一日病被追至冥
府見陰司放解榜有黃牛石歐陽德遇義歷歐陽三英名字
看畢至一殿宇間左右曰閻王爲誰曰即世間華岳子面也
忽見一人紫袍金帶坐殿上問云汝在生有口過嘗有買箇
雷公打殺他之句雷乃奉行天之威令豈汝能買乎歐荅云
大王翠微南征集亦有雷霆不劈欺君賊之句即此意也華

笑曰放還放還歐遂蘇密書二歐名字告之鄉人云吾鄉今
秋定有好事對衆封記片紙候揭榜日開後二人果領薦

趙守爲成隍百五五

趙汝瀾知澧州咸淳甲戌五月間忽謂次子崇箴曰生爲太
守死作城隍有何不可尉荅云何故發此語守曰夜來得一
夢耳是月二十九日崇箴与書院諸公在西厅門前閑立有
節制司都吏肖漢臣進前声喏覆云昨夜人吏夢見侍郎坐
設厅用黃帳設必侍郎有新除召至崇箴聞之色變遂尼其
綈繼於上寓聶提刑棠处說了此夢謂參賀之際厅上公吏
厅下公卒皆已死人走卒皆披紅抹額聶憲與守契厚聞之
下樂六月初二日晚衙文字畢守婦卧片時起浴浴畢又登
榻云頭痛至夜半忽又云前日之夢果然恐不免此行崇箴
在榻前侍藥聞語懼不敢荅至五更守忽起坐牽扶之間已
坐逝矣當追客將陳杞鳴鍾至天寧寺正值長老會粥說夢
謂適來夢到州衙客位見厅下有黃抹額一人手持勅黃上

書勅付澧州城隍字甚分曉當皂衣接到案前趨知府謂我如何做這職事黃衣直上厅曰帝命不可辭知府携勅入宅堂僧說夢未竟而鳴鍾人至矣合郡之人莫不以為然通守衆官士民軍將列申臺府為之建祠立碑云

神靈

九真廟泉異百五六

潭之湘鄉三五里間九真廟背有一巨井其泉極浚冽素奇異者人有觀泉必須具楮財投井楮財到泉即沉元貞乙未秋有行商七人徑往一觀戲曰聞此泉最靈異人皆以紙錢投之直沉于底未嘗見泉中有紙錢浮將出來衆目而看見有至元鈔一踏黃白紙錢數片浮出水面湏臾復沒衆商遂駭亦買楮財投之叩首而去蓋泉有神司之故尔雖然此泉故異亦可謂之貪泉也夫

崇福夫人神兵百五七

廣州城南五里有崇福無極夫人廟碧瓦朱甍廟貌雄壯南

船往來無不乞靈於此廟之後宮繪畫夫人梳裝之像如畫鏡鳳釵飾巾象櫛床帳衣服金銀器皿珠玉異宝堆積滿前皆海商所獻各有庫藏收掌凡販海之人能就廟祈筮許以錢本借貸者縱遇風濤而不害獲利亦不貲願有出納二庫掌之船有遇風險者遙呼告神若有火輪到船旋遠縱險亦不必憂凡過廟禱祈者無不各生敬心宋朝大姨山有強盜擾攘久而未獲捕將入禱事急不暇禱告乃書二句投於帷幄之中而去壓境妖霧無計掃全憑帷幄授鷓籌其將引兵前往宿於大姨山之下夜夢一人如今之直符手持一白旗上題曰總領陰兵三十万一心報國效公忠明日其將引兵亟攻兵刃既接忽見雲霧四起隱隱有旗出于中上有無極夫人報國六字賊見之驚懼奔潰悉為掩捕至元歸附大元屢賞忠國護民朝廷累加宣命至今香火尤甚

岳麓寺二聖百五八

衡岳有岳麓寺重新修建金碧輝煌光彩錄人有胡僧雲遊

詣寺与寺主言若於東北角上小溪中造一坐兜率橋成則
類西天矣寺主翼日集大衆題化積年橋成山門下二聖忽
現夢於寺主云本寺類西天上界今差火德星君來焚取可
急集大衆南去十里溪橋邊迎之夢竟寺主驚遂集僧衆前
去往候自朝至晚無往來者天將昏忽有一道人鬚髮蒼蒼
身衣藍縷徐徐來僧衆見之下拜迎至寺大作齋會待之
甚至哀懇之曰此寺緣化修造以十數年之辛勤方能因就
若一旦為煨燼之場寧不可惜欲望星君特發慈悲姑与原
宥道人驚曰貧道安有此僧衆再三哀告不已乃問曰誰与
汝說我是火德星君言若明白當与料理寺主不得已直云
山門下二聖現夢道人云可打粘大紙數十幅一一綵繪本
寺殿宇房廊樣式多將紙錢前來燒化庶可消穰僧衆如其
教焚訖五更初衆送道人出山門下乃指罵二聖云誰使汝
饒舌教汝骨不見肉肉不見骨及送至昨日橋邊雲霧四起
道人倏然不見衆回山門則二聖泥土皆落只有木胎寺主

再裝塑之越旬日又落至今本寺山門下無金剛二聖也

周將軍賣馬百五十九

周將軍乃靈順廟部神宋朝嘗以馬百疋連鞍轡售于江此
索價大高買者曰馬有何奇而價如許曰吾馬能行水上試
之果然議價定明日再以數百騎來北軍騎之渡江俄頃黑
風四起人皆墜水但見蔽江紙馬而已忽現周將軍旗于雲
間宋趙制置奏聞于朝封翊應侯誥詞云大超風馬之威指
此也

李主觀靈異百六十一

臨江軍閻皂山李主觀甚靈至夜觀中人滅燈火不復敢行
忽因上元呼匠人周元二於廡下房中閉門造燭籠一更後
忽見兩廊掛起燭籠殿上燈燭煒煌衣金紫者坐於兩班衆
吏環列未幾押趙帥与標來一吏宣讀詞案畢將趙決脊二
十押赴豐都收管忽周匠兒咳嗽兩廊燈与殿上燈尺皆撲
滅次日周匠至趙帥幹門首問安否皆云無事又數日帥幹

忽發背疽死其帥幹存日往往其害貪虐故神明因周元二而顯其罪惡也

祠山神顯 百六十一

廣德軍祠山張大帝初發靈時嘗化為猪以治水故郡人多不食豬自為諱物郡人事之甚謹戒不食猪肉唐士羅隱名彰天下所至之處鬼神無不為之譏諷嘗遇其廟題詩於壁曰踏遍天涯路平生不信邪方欲題後二句俄手如人拽起狀聞人語曰若後二句不佳能折尔手羅懷懼曰如不佳甘照神語手遂如故續題曰祠山張大帝天下鬼神爺宋景定年間太平州城北四里外有行宮極靈富家巨室重新廟宇計用筒瓦數万口臨時起窰三五所燒造其土瓦尺皆變成青色琉璃結蓋將畢工尚少三百口續行燒造匠者復以数万入窰意其皆變琉璃庶可轉鬻以圖小利及出窰則三百口為琉璃餘者皆土瓦也

江神通書百六十二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村用燕木上求有邵敬伯者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今吾通問於濟伯今頃過長白幸居為通之仍敬敬伯但於杜林中取杜華投之於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入敬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投入水中豁然宮殿宏麗見可八九十坐水精床發函開書曰裕吳超滅蘇容超蘇容超侍衛者皆圓眼具甲胃敬伯辟出以一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常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杜林中而衣裳初無沾濕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間夜中忽大水幸村俱沒唯敬伯坐一榻床至曉着岸敬伯下看之床乃是一大龜也敬伯死刀子亦失矣世傳杜林下有河伯家

江神報事百六十三

俞杜澗名換信上人宋景定辛酉知臨江軍因大水人病渴嘗言江東界有一渡水漲舟覆溺死十八人梢子亦沉死知府善行法差一卒持神符及官牒追江神來問卒畏謹責力

報于水濱忽一白衣老人出云你且去我明日自到官卒歸
報至日知府坐片等候近晚但竟於風一陣拂人見一人靨
眉皓首身着白云十八人死者前世曾結黨為強盜殺人以
一日聚死于水知府曰梢子又何辜老人曰此人正是賊首
也知府但知陽間事不知陰府事皆註定並無差錯

石公待士百六十四

衡州安仁縣新渡石公廟素靈至元庚寅秋有士人越旅邸
不及寓宿于石公祠下遂禱於神云旅中困之與神指迷神
予之夢曰湖北有巨商見在本縣城中足瘡苦甚已出五百
千求醫而醫者盡其伎不能效汝往與醫士人云某素不善
醫奈何神曰此商嘗乘船在吾廟前對吾廟尿吾怒之令小
鬼以針刺其脛故不汝以吾殿上香炉灰與擦其瘡即愈若
如所酬汝可為旅費却望隱吾言不然汝所得隨喪而吾之
香火亦不隆矣士人俟天明前往彼如其言用之巨商之
瘡隨愈而士人所得如數巨商因此與士人為刎頸交一日

叩其得醫藥之因士人遂直言其所以巨商不平遂於城隍
廟拜許水陸齋十筵以訟石公至四筵石公又託夢與士人
言當初憫汝之貧故以見告而周急已嘗戒祝毋泄今又言
之我亦遭禍而汝所得亦喪設齋至第五筵雷轟其廟而焚
之而士人亦病喪焉

竈神現身百六十五

陰子方為人至孝又有仁恩適臘日晨炊忽見竈神現于其
前子方再拜每值臘日即祀之自此大富至其孫女為后遂
得封侯陰氏子孫世祀竈夫竈者上為列宿下為直符在
人間為竈君號曰司命司人家一家良賤之命記人善惡月
晦之日悉奏天曹人敬知敬必須避忌切不可對竈吟詠及
哭穢語惡言燒不淨柴禁厭穢物免至觸犯亦不可用竈火
燒香謂之伏龍屎玄元道君曰奉吾道者黜祭家竈及祀拜
先亡外不得濫祀他鬼又天師門下科令曰祀竈當用社日
可以謝過能為人轉禍為福除死定生凡有禱祈感應如響

家有竈神宜知敬懼

魯般造石橋百六十六

趙州城南有石橋一座乃魯般所造極堅固意謂古今无第
二手矣忽其州有神姓張騎馱而過橋張神笑曰人言此橋
石堅而柱柱如我過能无震動乎於是登橋而橋搖動若傾
狀魯般在下以兩手托定而堅壯者如故至今橋上則有張
神所乘馱之頭尾及四足痕橋下則有魯般兩手痕此古老
相傳他文未載故及之

井神現身百六十七

吳湛居臨荆溪有一泉極清徹衆人賴之湛為竹籬遮護不
令穢入一日吳於泉側得一白螺婦置之甕中每自外歸則
厨中飲食已辦心大驚異一日潛窺乃一女子自螺中而出
手自操刀吳急趨之女子大窘不容婦殼實告吳曰吾乃泉
神以君敬護泉源且知君鯨居命吾為君操饌君食吾饌當
得飽矣言訖不見

